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三

宋鄴陽馬端臨貴與著

刑考 明新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刑考 赦宥

梁太祖開平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開平三年正月祀圓丘大赦 十一月告謝圓丘大赦

乾化元年大赦

鄧王友珪即位大赦

均王乾化三年祀圓丘大赦

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容齋洪氏隨筆曰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  
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  
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當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而文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  
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  
此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明宗天成元年卽位大赦 長興元年祀圓丘大赦

閔帝卽位大赦

潞王清泰元年卽位大赦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卽位大赦

十二月入洛陽大赦

二年至汴州大赦

三年大赦

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駭救論曰切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  
降德音而有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  
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  
者銜冤銜冤者何跡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

弭災也小民遇天災則喜皆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救我  
以救災如此則赦者教民爲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  
爲惡之人而變災爲福是則天助惡民也或曰天降之災警  
誠人主豈以濫捨有罪而能救其災乎上嘉納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  
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  
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  
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軍以上十人  
它州止聽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遷職名而  
已

按赦之爲言宥有罪之謂也後來之赦非獨宥罪而已  
又從而推恩焉於是有罪者幸免無功者超遷刑賞俱  
失皆由於赦其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齊王即位大赦

開運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大赦

四年契丹主入汴大赦

漢高祖即位大赦

乾祐元年大赦改元

隱帝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周太祖廣順元年即位大赦

顯德元年祀圓丘大赦

世宗即位大赦

二年克鳳州曲赦秦鳳階成境

內

三年赦淮南諸州繫囚

恭帝即位大赦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霽之及有止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受周禪大赦改元 二年以皇太后疾赦

乾德元年四月平荆湖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詔兩京諸道自後犯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當告

諭下民毋令冒法是後將祀郊丘必申明此詔

三年平蜀赦其地 開寶元年郊大赦

四月二月平廣南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八年平江南赦其地 九年郊大赦

太宗即位大赦改元 太平興國三年郊大赦

詔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即登極京朝幕府州縣官犯

入已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帝嘗因郊禮議赦有秦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

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肆眚聖朝彞典

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其

對赦宥之文遂定

四年平河東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端拱元年大赦

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叙用上曰冕等賊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

淳化四年郊大赦

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大赦

真宗即位大赦

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為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五年郊大赦

二年正月大赦

大理寺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覆駁延留以

二年五月以旱大赦

雍熙元年郊大赦

五年大赦

二年郊大赦

咸平二年郊大赦

景德元年大赦

十一月郊大赦

俟恩宥請自今有侵損贓私事狀明白公然抗拒當駁退者即具情實定斷以絕僥倖詔可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以天書降大赦

十月封禪禮成大赦

五年聖祖降大赦

八年正月上玉皇聖祖寶冊大赦 閏六月以日食大赦

天禧元年上玉皇聖祖寶冊大赦

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繇是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來詳矣臣今所部州軍過誤而被宥者

雖多竊害而蒙釋者亦眾蓋以姦凶之輩密斷赦期百計是

為萬端斯起發其夙憾徃于忿心單弱受辜強梁肆暴或舉

為萬端斯起發其夙憾徃于忿心單弱受辜強梁肆暴或舉

家隕命罄室虜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舍蘊蓄  
蕩空至有糾輕生之徒為強剽之盜公行戕害以奪資儲巡  
警之官上逼下逐設謀緝捕冒險闖敵科罰著伍薄責令尉  
以茲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霽恩亦蠲其罪悉又配為卒伍咸  
給水糧令力耕之人有受其寒餒者而此輩幸賜以服月賦  
以粟又何異賞人為盜者耶與夫疑則赦之言殊矣望自今  
應有知赦在近而固為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  
以下止遞減一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復為若因事捕  
獲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虜劫財貨已依赦配本城者  
如更配逃亡飲博之罪依禁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  
切害者所在長吏籍其犯由若再贖憲綱不以罪之大小禁  
錮奏裁其州縣官吏侮刑受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  
警戒焉上覽之頗嘉其盡心然以赦數則不可無之實難也

二年七月彗見大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八月以天書再降大赦

十一月郊赦

四年大赦 五年赦

乾興元年大赦

仁宗即位大赦

天聖二年郊大赦

五年郊大赦

八年郊大赦

明道元年八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躬耕藉田大赦

三月以皇太后不豫大赦

景祐元年以星變大赦

二年郊大赦

寶元元年郊大赦

慶曆元年郊大赦

四年郊大赦

五年大赦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大赦

四年郊大赦

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

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  
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熟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姦猾爲過  
指以待免况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  
端坐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請一赦以摧姦猾而  
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  
也

嘉祐元年正月大赦

二年大饗明堂大赦

八年上不豫大赦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人訐陰事一時士大夫亦習  
爲悖厚而小人乘間密上書疏過 又數按人赦前事翰林  
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及奏劾事輒請不  
以赦原咸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公敝迹寢成險  
俗棄瑕錄善義則不然自今有類此者請以故違制書坐之

其後御史呂誨復以爲言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  
暴揚難驗之罪告案無證之辭或外詆公言內緣私忿詆欺  
授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  
赦前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  
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事之官宜務大體  
非事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英宗卽位大赦

治平二年郊大赦

三年大赦

仁宗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錄繫囚五十八英宗  
世大赦二德音三錄繫囚七其赦常赦所不原罪唯仁宗英  
宗卽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爲濫旣  
而詔殺人者雖會前赦皆刺隸千里外牢城世或謂三歲一  
赦於古未有景祐中言者以爲三王歲親祀圜丘未嘗輒赦

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  
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  
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  
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  
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  
詔到倣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  
以赦免然亦未嘗行

### 神宗卽位大赦

詔曰天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  
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措撫吏民興起訟獄苟有  
詐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  
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  
科違制之罪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切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  
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爲大善至於  
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  
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爲國家素尚寬仁數  
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  
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  
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  
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  
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復數至  
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  
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 熙寧元年郊大赦

### 四年大饗明堂大赦

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歟若正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

七年郊赦

八年慧出軫大赦

十年郊赦

元豐三年大饗明堂赦

五年景靈宮成大赦

六年郊赦

大理少卿劉袞言赦書以赦降日昧爽以前為限非次恩需人難預期請依德音例以赦到日為限從之

八年上不豫大赦

立皇太子大赦

哲宗即位大赦

元祐元年大饗明堂赦

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曠曠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所留尚多所刪尚少請更刪改存留從之

四年大饗明堂赦

七年郊大赦

八年赦

門下侍郎韓維言請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並依常時決遣獄訟不減日限其情重難釋者別為一等奏斷從之

紹聖二年大饗明堂赦

四年四月西邊進築赦陝西河

東

九月慧出氏大赦

元符元年郊赦

二年以西邊進築畢功赦陝西

河東

三年上不豫大赦

中書省言元祐編敕惟傳習妖教託幻變之術及故盜決河堤堰不以赦降原減餘犯一再遇非次赦或兩經大禮者聽從原免元符新敕刪去遂使犯法者無由自新詔依元祐法

徽宗即位大赦

元符三年正月

四月皇太子生大赦

建中靖國元年郊赦

崇寧二年大赦

三年郊赦

五年彗出西方赦

大觀元年正月大赦

九月大饗明堂赦

二年受八寶赦

四年五月星孛奎婁大赦

十一月郊赦

政和元年受元圭大赦

三年四月赦梓潼路

十一月郊赦

四年祭地赦

五年立皇太子赦

知興仁府夏鱸言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為人所毆而子孫  
毆之以致死者並作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  
復奏裁即作鬪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為幸遇赦者  
為不幸請自今雖遇赦亦令奏裁從之

六年上玉皇號大赦

修京西大內成赦京西路

十一月郊赦

七年大饗明堂赦

重和元年受定命寶大赦

三月赦四川及陝西河東

九月大饗明堂赦

十一月改元大赦

宣和元年赦陝西河東

三年討方臘大赦

方臘平赦江浙淮南等路

四年郊赦

五年入燕赦兩河燕雲路

六年大赦

七年五月赦山東河北

十一月郊赦

欽宗即位大赦

靖康元年五月赦河北

神宗大赦凡十一即位覃恩一南郊四明堂二星變一景靈

宮成奉安一帝不豫祈福一立皇太子一曲赦凡十一兩京

鄭州河陽以山陵畢功河北諸州以水災地震西京以奉安

二后神御河東陝西以師旅熙河秦鳳以恢復而熙河獨再

廣東西湖南以交趾平穎昌府以帝藩邸受封梓州路以

夷人平德音凡八以冬無雪以皇子生以日食正陽之月者

再以奉安中太一以慈聖光獻皇后弗豫以山陵復上以

四后升祔親錄在京繫囚凡十五及諸路者一及四京者二  
哲宗大赦凡八卽位覃恩一南郊二明堂三太皇太后不豫  
一星變一帝不豫一德音凡九兩京畿河陽以永裕陵復土  
西京以修奉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成兩京畿河陽鄭州以  
宣仁皇后山陵復土陝西河東兩路以西邊進築九城以建  
西安州而連雪夕陰上清儲祥宮成受傳國寶皇子生皆及  
天下 徽宗大赦二十六卽位覃恩一南郊八明堂三皇子  
生親謁原廟九鼎成星變二受八寶受元圭立皇子上玉皇  
尊號受定命寶太一宮成罷方田收復燕雲曲赦十四荆湖  
北路以平荆湖僭賊熙河秦鳳永興軍路以收復湟州熙河  
蘭湟路以撫定鄯廓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以興復解鹽池  
寶廣西以郎康居之屬納土熙河蘭湟秦鳳永興軍路以闢  
陝西疆土四川以平西南夷淮南西路以平淮南賊陝西河  
東路以破西夏陝西河東路以夏人納款河北河東路以收  
復燕京燕山府雲中路德音二十七四京畿內以日食以皇  
太后罷同聽政兩京畿河陽鄭州以永泰陵復土以陞端州  
爲肇慶府以 皇太后服藥以日食正陽之月兩京畿河陽  
以 欽聖憲肅皇后園陵復土四京畿內以景靈西宮成西  
京畿內河陽鄭州以 欽成皇后園陵復土西京畿以 哲  
宗神御殿成四京畿內以延福宮火以陞澶州爲開德府真  
光壽舒和宿泗楚揚毫蘇常湖潤杭秀越穎徐拱州高郵無  
爲軍江寧穎昌府河南應天府及陳留縣管內以妖賊張懷  
素平兩京河陽鄭州以帝疾康寧以收復溱播州梓夔路兩  
京畿河陽鄭州管內以昭懷皇后園陵復土河北京西京東  
路以修三山河橋成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以方臘伏誅京  
東河北路以盜賊而北郊凡三以禁中神御成以皇帝元命

之月以神霄宮成皆及天下 欽宗大赦二卽位覃恩金國  
講和德音一河北路以金人出境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卽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六月以皇長子生大赦

右僕射李綱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  
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  
年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恤不及後復有急  
何以使人上嘉納故此赦於二者特詳

二年十一月郊赦 二年二月上如杭州大赦

三月苗傅劉正彥叛請太后聽政大赦

四月上復位大赦 四年三月以虜退大赦

紹興元年正月上在越州大赦改元

九月大饗明堂大赦 二年九月以彗出大赦

四年大饗明堂大赦 七年大饗明堂大赦

九年正月以大金講和大赦 十年大饗明堂大赦

十二年以皇太后至臨安大赦

十三年郊赦 十五年四月以彗出東方大赦

十六年郊赦 十九年郊赦

二十二年郊赦 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

竄遐裔無路自明廼因郊祀赦曠然與之昭雪或除罪籍或

復元官冤憤旣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至於姦賊狼籍已經

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咸以

違忤權臣爲辭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起僥倖之

門此正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

易悛革倘復齒仕途再臨民社且益務培植以殘虐吾民其

刑部有  
害將有甚於前日矣請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  
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賊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  
施行詔刑部看詳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鞠勘  
賊證結錄別無番異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告示其餘特放罪  
或因緣連坐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冤抑者即行開具因  
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二十八年郊赦

二十九年以太后不豫大赦

三十一年大饗明堂大赦

十二月以虜渝盟上親征赦新

復州軍

孝宗受內禪卽位大赦

隆興二年十一月赦沿邊諸州

乾道元年正月郊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七月以皇太子疾大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十一月郊赦

七年二月立皇太子大赦

淳熙二年行上皇帝慶壽禮大赦

三年十一月郊赦

六年大饗明堂赦

九年大饗明堂赦

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間詞訴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  
事者復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經大赦無以異非所以  
示信也請降旨揮應今後送所司推勘者只合將大赦後罪  
犯依法結斷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惡逆以上並不許推究  
從之

十年行太上皇帝慶壽禮赦

十二年郊赦

十三年行上皇后慶壽禮赦

十四年上皇遼豫大赦

十五年大饗明堂大赦

光宗受內禪大赦

紹熙二年郊赦

殿中侍御史張釜言國家三歲一郊霑曠蕩之澤以幸天下

德至渥也然赦文與令甲抵牾者有失參攷乞預飭省部令將各按具到赦文內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寬而條或從窄則改定赦文令捨窄而就寬赦文本寬而法或從窄則明載赦書令捨法而從赦毋令引法以沮赦無令因赦以傷恩如此則國家曠蕩之澤不爲虛文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霽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其驅爲肉泥旣鞠治成獄而遇已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四赦凶盜殺人

一切不死惠奸長惡何補於治哉

又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父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譟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爲蠲三年以前者案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五年壽皇不豫赦天下

寧宗七月卽位赦天下

九月合祭于明堂大赦

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

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放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云蓋前所未有

慶元三年十月以冬雷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八月以太上皇遙豫赦

九月祭明堂大赦

嘉泰三年十一月郊赦

開禧二年六月以北伐曲赦泗

州

九月祭明堂赦

三年四月以誅吳曦曲赦四川

五月以皇太后遙豫赦天下

十一月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嘉定二年祀明堂赦天下

五月郊赦

八年祀明堂赦

十一年祀明堂赦

十四年祀明堂赦

十五年受玉寶大赦

十七年上遣豫赦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四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總叙

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

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

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

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

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

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

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

八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



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脩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曰官也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二六官內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

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則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納謀於王也六叙六曰以叙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命內史與父策命晉侯之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王制祿則替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謂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春秋晉之春秋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謂堯典禹貢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五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凶荒師役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

至德考  
之狀通考卷三十三

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順暴亂作慝猶  
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  
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班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  
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攷  
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述職  
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  
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  
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義  
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爲神農

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  
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  
度爲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  
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  
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  
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  
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其爲人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

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

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

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

秋習戰爭之事近亂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諒而不奢則深

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

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疏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各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紀者錄入於禮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

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

而其教可知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矣

而已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

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

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

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

已父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

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

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

刪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

其傳而又慮其所蔽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

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

也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教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

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

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

經籍考

卷之六

四

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  
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  
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  
曲之事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  
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  
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人大體道術將爲  
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  
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  
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  
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

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

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  
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灑令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灑教人聞令  
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言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  
爲高率羣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  
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博士官所職詩書弃市以古非今者  
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以吏爲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子曰子之言也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  
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  
危哉子魚曰吾友秦非吾友吾何危

哉吾將藏之以待其來之者也  
夾澹鄭氏曰陸賈秦之儒會其秦之儒生也叔孫  
通秦時以文學力待詔博學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  
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  
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况收於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  
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爲守節  
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阨者蓋一時議  
論不合者耳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  
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  
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  
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火焚書而書存諸儒窮  
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

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  
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按秦雖出自于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于豐岐  
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于諸侯秦誓紀於書  
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  
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  
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  
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辨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  
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  
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  
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  
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  
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已也畏則畏其害已也自載籍

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寢微寢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辨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

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王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並舉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林林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爲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風志俱以麗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伎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

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董籍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董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 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有之醫藥上筮

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壁壘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上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

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

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涉起匹

夫毆適戍呂立號師古曰毆與擊同通讀曰誅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

識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呂秦禁其業積怨

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

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

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六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

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希盧縮韓信點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

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然孝文

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

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

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

名生者其號也它皆類此培音培燕則韓大傳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

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

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

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隱不顯之言

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故春

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

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從音王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

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

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聖

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

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

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

數術師古曰古侍醫學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每一書已師古

甲向輒條其篇目據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會同卒

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歆於是總羣

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有六藝略六藝六

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



夾溪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  
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問有七略  
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  
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歲三書合爲一總謂  
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  
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  
子也樂歲雜家也奈何合而爲一家是知班固曾中元無

倫類

劉歆爲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  
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  
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難  
以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  
興師古曰迭互也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

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暨國應  
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  
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  
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  
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師古曰以古事爲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  
崔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  
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  
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  
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  
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  
武皇帝然後鄒魯共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皆起

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亦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以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者古竟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關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執師古曰罷讀曰蕪究竟也信口

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

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

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

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雖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得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

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誠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

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此合也經蕪有廢遺者與得與立

之也此者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

日猥苟也苟不誦習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

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守殘缺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叙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

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祕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田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袂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雠甘鳳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顧命史臣著為通議通議即白虎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顧命史臣著為通議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

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  
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揚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  
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  
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  
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  
制為滕囊滕亦勝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勝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  
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國魏秘書郎鄭默始制  
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  
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  
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  
有詩賦圖讚及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  
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細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辨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

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

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

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設眾

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

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

流江左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

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

拙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

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

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

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

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

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

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

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

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

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

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

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

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

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增加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對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令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  
一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  
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  
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  
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  
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  
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明親臨講  
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  
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  
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  
代漢更集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書即鄭默刪定舊文  
論者美其未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充廣晉秘書監荀勗定  
魏內經更著新籍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

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  
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  
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儵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  
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  
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  
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鄴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  
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  
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  
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  
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二萬餘卷所益舊  
書五千而已今御出軍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  
殘缺比梁之舊日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

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彼覽但一時載籍湮今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

漢世鄭玄並爲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

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未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融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爲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承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書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亦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恩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於二劉之門河北詩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爲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請杜元凱所註其

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虔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地學深蕪窮其枝葉攷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儒林傳序言南北諸儒明經傳授學術之詳最爲明備故錄于此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霽南陽杜頽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

實秘書內外之間凡三萬卷煬帝卽位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窻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



前行踐機則飛僊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命文而愈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閑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積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其有名而忘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二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州沂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

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者爲書手繕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校檢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脩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旣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

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歛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  
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  
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御其選調之官  
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  
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  
九經雕印賣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  
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  
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  
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  
自是書籍刊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  
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成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

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  
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省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  
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  
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  
部未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  
之爾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  
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  
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  
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  
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  
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

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子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各儒擇冠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則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一與四經爲六與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與廢仲尼親筆手所註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不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攷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攷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二十人校讎刊正今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遺有拾遺孫逢吉往取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貳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羣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秋隘卑痺纒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議卽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畜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耶卽詔經度左

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三年二月書院成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羣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目爲崇文院自經始至于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于內庭西序啓便門以備行幸是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隊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爲書庫目曰秘閣以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

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筭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書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八月賜宴於秘閣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中諫議舍人等皆預焉大陳圖籍令觀之翌日又詔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館並賜宴復令觀書是歲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楊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相帝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文帝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屬少府王肅為秘監表論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然則秘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秘閣之

號故晉孝武好覽文藝敕秘書郎徐廣料秘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秘書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秘閣觀書隋煬帝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秘閣之設其來久矣及唐開元中繕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成列於乾元殿之東廊然則秘閣之書皆置之於內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季開政治之源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羣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羣下之建議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羣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離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秘書省既無籍元隸百

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秘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于閣前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于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其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有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籍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

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前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局內待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做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它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卽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

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此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  
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  
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  
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  
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註一  
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  
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冊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  
觀以成化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  
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  
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第數既  
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  
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校正既畢然後校  
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于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

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  
藏書之家借本騰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  
則分爲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  
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  
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  
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爲將作監主簿  
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  
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  
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輯校定正其脫  
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  
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  
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郎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  
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

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爲書二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六十九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爲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爲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卽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卽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覲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爲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臣卽秘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

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迺命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待從官十人爲參詳官餘官爲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冊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閱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獎其書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



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廼命  
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  
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  
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自是  
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  
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  
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  
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  
索到王閻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  
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  
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  
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  
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

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  
命就錄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內  
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闢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爲多艱  
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今監司郡守各論所部悉  
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  
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淳熙四年秘書少監陳騏等言中  
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  
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  
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  
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  
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  
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

又益衆往往多充秘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多闕今據書目續書目及搜訪所得嘉定以前書詮校而志之

葉氏過庭錄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攷卽並藏之但以卷秩多爲貴徃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攷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大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恠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冢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旣無此

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爲法也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憲李邕鄆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憲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讎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卽日專誦

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編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爲雕板世傳來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爲通經內不求之已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王氏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官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離校也吳明可師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知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雪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恠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

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聘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

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弃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右歷代收書之數藏書之所備見前志而葉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書之大槩也坡翁一記可以警蓄

書而不讀者故併載焉

二百七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五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經易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內言似山殷曰歸

藏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孔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云殷王其國常母谷若依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蓋子春之意伏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

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

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

編三絕而為之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并十翼不同自魯商瞿子木

受易孔子姓商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子庸授江東馯臂

子弓音韓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

音韓也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

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下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  
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  
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  
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  
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  
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  
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末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  
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  
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  
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  
師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  
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卜  
筮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唯歸藏略存而不

傳習漢募群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  
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  
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  
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一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  
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文言等參卦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  
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  
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眾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  
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用卦象相雜之  
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西漢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

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三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

失姓名一家李鼎補錄十一家

三百二十九卷

二十九卷

二十九卷

二十九卷

二十九卷

宋三朝志一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兩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寬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

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羅榮同門梁丘

賀䟽通證明之䟽通猶分別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

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宥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

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滋也師古曰

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宥持

宥妄為之說妄滋言其根莖滋茂也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云授孟喜喜為名

之名之者承取其後宥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仍名也仍亦以

此不見信

京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

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

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上一日六十四卦為三

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言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奪主之氣各卦上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

京房易傳四卷

驗房用之尤精

晁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筭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筭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北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

所配

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

而終不脫乎本

以飛其卦之位以隱贖

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

謂之建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

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坤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

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

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

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

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總其用唯變所適

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易學自商瞿

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何京房曰

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子不知當時為何說

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

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爲盟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筭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爲誰審爲受延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力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於它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

商瞿得之乎

朱子語錄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李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又曰京房輩說數捉它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它只是動便筭得靜便筭不得

陳氏書錄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稽筭雜占條例一卷吳夢林太守陸績註京氏學廢絕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是景迂嘗爲京氏學也用其傳爲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見占筮門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音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王弼易註略例繫辭註十卷

晁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讐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絕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

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爽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世或用鄭說則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况其所謂辭者又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

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夾漈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夾漈鄭氏曰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註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爲此文乎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三易則周商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夏之文質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卽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爲用連山用三十六策

歸藏四十五筮周易四十九筮誠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一

代一謝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諸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禮其文辭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遽指爲夏商之書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孔穎達正義十四卷

晁氏曰唐國子祭酒孔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

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蘇德融趙弘智覆審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採諸說附益之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經正義本唐貞觀中穎達與顏師古等授詔撰五經義贊後改爲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未微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始布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釋一家註文爲正

### 甘棠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穎達正義申演其說

###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于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蜀才翟玄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麟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文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成康之逸象以貽同好蓋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錄易類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不載于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僞爲然則隋志所錄捨王弼書皆未得見

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說時可見其大旨唐錄稱鼎祚書十  
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夫豈後人併之邪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  
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  
荀爽嘗爲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景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  
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駁故舉正其訛而著于  
篇

晁氏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  
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繇彖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託  
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  
註定傳授真本比較今世流行及本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  
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  
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  
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  
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  
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  
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  
字誤作言觀註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  
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費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  
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註云剛柔交錯  
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  
坎字姤九四包失漁註二有其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無魚

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本來反。因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七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及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互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巽岩李氏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闕復爲真。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良。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耶。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註。蓋近世之名家。歟。今二篇外餘篇逸。

晁氏曰微旨三卷皆設問答。

陳氏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別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冊。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

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淵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為六卷又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為十卷其上下經蓋第一第二篇經文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爲難曉故復爲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 衛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註包以坤爲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趨理近止易家之區鄙云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菟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

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爲數語意僻恠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張氏曰衛元嵩作元包義取於歸藏元包粗糲卦名之大指未極人事之精義辭略數隱世多不傳乃作元包數義二卷

以明衛元嵩之易

詳見七易序

###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略依王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晁氏曰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註爲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

弧僞作

陳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夏傳二

卷殘闕陸德明李鼎祚亦時

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爲不見於漢志其爲依託明矣隋

唐時止三卷已殘闕今安得有十卷且有經文彖象爻辭相

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今傳則皆無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按晁以道傳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爲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爲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爲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爲唐張弧之易也晁之言云爾張弧有王道小疏五卷見館閣書目云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

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目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顯之學雜采子夏孟嘉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蓋未始見康成之學而著此書焉

陳氏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皆複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叙乾以馬明坤凡註疏未釋者標出爲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晁氏曰唐史證撰抄註疏以便講習田氏乃以為魏鄭公撰誤也

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作證字周易正義補闕略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謂自謂禪頴達之闕

陳氏曰唐四門助教邢璣撰按蜀本略例有璣所註止有篇首釋略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關子明易傳一卷

晁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見之

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云恨書亡半隨文鉉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邕鄆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蓋宗此也

朱子語錄云關子明易偽書也

陳氏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錄或云阮逸偽作

周易啓源十卷

晁氏曰蔡廣成撰李邕鄆云唐人田偉置于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伯言德膚德翰四月皆設為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玄闕一卷

晁氏曰唐蘇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製八卦論為世所傳遭亂遺墜而漏簡尚有存者鸚乃略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晁氏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  
國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  
孰是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嗣凡爲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辨一卷  
其論彖論象亦類畧例意卽此書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  
晉得之王羲之承詔錄藏於秘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  
云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玄朗以字行多援漢魏  
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註某宮某世用京房  
說

石經周易 周易指略例 共十一卷

晁氏曰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  
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璣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  
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璣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  
義似石經誤而無它本訂正姑兩存焉

夾漈鄭氏曰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初  
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馮所見更不論文字之  
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  
而刻石于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柰當漢之末祚所  
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趣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  
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軌一卷

晁氏曰僞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  
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已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晁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七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豈果有師承故程胡取之

陳氏曰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贅繫今爻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註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為乾坤二傳末有四時畧刻圖一篇館閣書目止一卷又有源流圖一卷言納甲納音者即

陸秉周易意學十卷

此下卷補註序中語也世或言劉牧之學出於諤昌而諤昌之學亦出种放未知信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發皆云爾

晁氏曰秉字端夫舊名東寶元間以此書奏御勅書嘉獎秉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氏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安定易傳十卷

晁氏曰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軒曰伊川今學者先看王輔

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

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文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

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始

於掃除略盡非特互體也

周易言象外集 古易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折衷其理依卦變為類其論以王弼傳為內故自名曰外傳

陳氏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去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錄之耳

邵古周易解五卷

晁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

音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晁氏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為八卷

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莆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皆為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石徂徠易解五卷

晁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孔穎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

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解亦無大發明晁景迂言守道曰云

見前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

然惟乾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

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曆初吳

秘獻其書于朝優詔獎之田况為序又有鈎隱圖三卷皆易

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

類

陳氏曰黃黎獻為之序又為略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

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

卷與前本大同小異牧易學盛行於慶曆時

### 刪定易論一卷

陳氏曰直講盱江李觀泰伯撰凡六篇蓋刪劉牧易圖而在

之者三焉館閣書目作六卷十九篇觀先註易論十九篇皆

見集中與此自為一書當是合為十九也

### 宋咸易訓 易補註王劉易辨

晁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

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凡

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侁得失云

陳氏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亡誤及得郭京

舉正於歐陽公遂參驗為補註十卷皇祐五年表上之別有

易訓未見易辨凡二十篇為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

穿鑿破碎故李宋或刪之或辨之

周易聖斷七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撰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未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東云

陳氏曰庸皇祐時人凡爲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變解未見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易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

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遺書張閣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

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

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

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又曰理無

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

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亦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朱子曰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觀它書蓋語錄或有它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却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卽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義理而略於卜筮象數此固先儒之說然愚嘗以爲易之象數卜筮豈出於義理之外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而卜筮之說其所謂趨吉避凶惠迪從逆云者又未嘗不一出於義理平時本諸踐履

則觀象玩辭此義理也一日謀及卜筮則觀變玩占亦此義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於聖賢之中則單辭片語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說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豈有學問寬仁之義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豈有歲時代謝之義乎蓋其初因講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雖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則遠矣如程子因君子豹變而發為自暴自棄之論因君子得輿而發為匪風下泉之論亦是意也晦庵所謂不看本文自成一書者是已

晁氏曰朱震言頤之學出於周敦頤敦頤得之穆脩亦本於陳搏與邵雍之學然攷正叔之解不及象數頗與胡翼之相類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其後武平傳其學于家茂叔則授二程與震之說不同

按伊川之學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論也而晁朱之說以為濂溪所師本於希夷及一僧則固老釋之宗旨矣此論未之前聞

陳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傳而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王朱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它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它恁地大麓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得它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處又雜學辨曰乾上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承氏維書湯詒中庸孟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倏澆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措其辨

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將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橫渠易說十卷

晁氏曰其解甚略繫辭差詳

溫公易說一卷

晁氏曰雜解易義無詮次蓋未成書也

乾生歸一圖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為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

有圖亦頗與劉牧辨然或雜以釋老之學其所謂一者自註云一則靈寂貞元首篇論道專以靈明靈字思誤或當作虛無體無生為主又曰因靈不動而生寂體豈非異端之說乎

周易義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玄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為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陳氏曰審權編義海凡四卷近時江都李衡彥平刪削而益以東坡伊川漢上之說為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書則未見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為起居郎

張弼葆光易解十卷

晁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紹聖中章惇薦于朝賜號葆光處士後黃裳等再薦詔以為福州司戶本州教授其學頗宗鄭氏

陳氏曰其學多言取象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鄭夫字揚庭曾為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云云至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圖大之為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見兵部員外郎秦珩論夫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珩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易學微妙玄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師穆脩伯長伯長師

陳搏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微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  
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  
皆蚤死秦玠鄭夬嘗欲從先君學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夬志  
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玠嘗語夬以王天悅傳先君之學  
夬力求之天悅不許天悅感疾且卒夬賂其僕於卧内竊得  
之遂以爲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  
作穿鑿不根嘗以變卦圖示秦玠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  
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有司異之擢在  
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門後以贓罪竄秦謂必  
有天譴恐指此秦旣如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法又謂西  
都邵某聞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  
也

晁氏曰姚嗣宗謂劉牧之學受之吳秘秘受之夬夬又作明

數明象明傳道明次例明範五篇

周易析蘊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  
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  
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始釋然坦不知何人國史志及中  
興書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牽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爲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  
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周易義類三卷

陳氏曰顧叔思撰未詳何人序言先儒論說甚衆而其旨未

嘗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辭意未嘗不一各立標目總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王逢易說十卷

晁氏逢嘗為國子直講著易傳十卷其學宗王弼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為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呂氏易章句一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其解甚略有統論數篇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陳氏曰弓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繇辭彖象隨經分上下共為六卷上下繫二卷文言說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為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為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

晁以道古易十二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諱說之撰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五書是正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為十二篇以矯費氏王弼之失謂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註古文易遂名之曰古易

陳氏曰以道之說曰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孔穎

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各附逐爻則費氏初變古之時猶若今乾坤數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柰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散太玄測贊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觀其初乃如古文尚書遷固叙傳揚雄法言叙篇云爾卷首列名氏二十餘家文字異同則散見於諸卦云

異巖李氏曰晁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聲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爲八篇呂晁是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晁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間遇洛陽楊賢保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爲此書又有易玄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 易圖 叢說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爲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玄王弼之學爲一云其書多采先儒之說以成故曰集解然頗外談

陳氏曰漢上經建表中具述源流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概概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數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敦頤作通書

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三兩等篇臣今以易傳爲宗和會雍  
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  
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  
非是故其於象數頗加詳焉序稱九卷蓋合說序雜卦爲一  
也

朱子語錄曰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  
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無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  
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  
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一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  
互體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  
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  
體這自那風爲天於土上有箇艮之象來互體自左氏已言  
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處多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  
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

梁谿易傳 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按序內外篇凡二十三卷內  
篇訓釋上下經繫辭說序雜卦并總論合十卷外篇釋象七  
明變一訓辭二類占一衍數二合十有三卷今內篇闕總論  
外篇闕訓辭及衍數下卷存者十卷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  
書未行於世館閣亦無之莆田鄭寅子敬從忠定之曾孫得  
其藏本頃倅莆田借鄭本傳錄今攷梁谿集紹興十三年所  
編其訓辭二序已云有錄無書則雖其家亦亡逸久矣豈其  
有序而書實未成耶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可謂博矣

吳園易解十卷

陳氏曰秘閣脩撰鄱陽張根知常撰卷後有序論五篇雜說  
泰論各一篇

先天易鈴太極寶局二卷

晁氏曰皇朝牛師德撰自云傳邵雍之學於司馬溫公其說近於術數未知其信然否

陳氏曰未詳何人蓋為邵氏之學而專乎術數者也

兼山易解二卷傳家易說十一卷

晁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于陳子惠因亟讀有得焉靖康中持憲關右死于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陳氏曰傳家易說十一卷冲晦處士郭雍願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學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自是方覺讀易有味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興之初先人嘗學掃地念欲補續其說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潛稽易學以述舊聞用傳于家忠孝字立之名將

樞密達之子自言得先天卦變於河陽陳安民子惠其書出李挺之由是頗通象數仕為永興軍路提刑死於狄難其書散逸雍隱居陝州長陽山中節守屢薦召之不至由處士封順正先生其末提舉趙善譽言于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傳家兵學六卷以進時淳熙丙午也

王湜易學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早潛心於康節之學其序曰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其去取故也

河圖解二卷

晁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大傳者乎雖非本真是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也讀來十年方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與共之

南軒張子曰嗚呼此真麻衣道者之書也其說獨本於羲皇之畫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動論反對變復之際深矣其自得者歟希夷隱君實傳其學一公高視塵外皆有長往不來之願抑列禦寇莊周之徒歟雖然槩以吾聖門之法則未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或者有未察歟其說曰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真體又曰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予則以爲六子重卦皆乾坤雜氣之妙用真實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脚足下盤旋予則以爲學易者須於周孔脚足下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然其書之傳固非牽於文義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朱子曰此書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於卯月乃術家之小數所謂曲破體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語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掇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此書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卽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馳報敬夫敬夫已下世時當塗



守李侍郎壽翁雅好此書亟以書來曰卽如君言斯人而能  
爲此書亦吾所願見幸爲津致之戴不乂卽死而壽翁亦得  
請西歸矣 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卽  
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爲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  
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冊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  
衣易說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所  
自作也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間廬山隱者李潛  
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主簿戴師愈撰  
乃不啣啣底禪不啣啣底修養法不啣啣底時日法王炎曰  
洛水李壽翁侍郎喜論易炎嘗問曰侍郎在常塗板行麻衣  
新說如何李曰程沙隨見屬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撲錢背  
面喻八卦陰陽純駁此鄙說也以泉雲雨爲陽水以澤爲陰  
水與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兩語佳炎曰豈非學者當於  
羲皇心地上馳騁不當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耶然此二語亦  
非也無周孔之辭則羲皇心地學者何從探之本無語李名  
椿

易正誤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但稱其名曰敬又稱元祐以來云云則  
近世人也据序爲書三篇曰正誤曰脫簡曰句讀今所存惟  
正誤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說故并附二書冊後

周易外義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載於三朝史志則其來亦久矣大抵於  
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  
明故曰外義

廣州易學二十四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平董道彥達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

陳氏曰資政殿學士全華鄭亨仲撰兼取象義不解乾坤二卦獨自屯卦始剛中嘗得罪秦檜豈其於乾坤之義有所避耶

鄭東鄉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丘先生告某曰易盡在畫中當求諸畫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則畫有所不盡於是畫一卦置之座則六十四卦周而復始積日累月幾年而後有所入醫卜筮曆之書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者皆博觀之不泥其文字而一採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渾融與象數體用冥而為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蠅之細皆不出於吾之心內焉聖人豈欺我哉

陳氏曰其書以六十四卦為圖外及六位皇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一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出於富沙丘先生以為易理皆在於畫中於是日畫一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隨程迥可久曰丘程字憲古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註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東卿云未嘉新刊本作二冊不分卷無繫辭解東卿三山人字少梅

張汝明易索十三卷

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偽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

陳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汝明元祐壬申進士大觀初為御史省郎游酢

定夫誌其墓

凌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館閣書目有集解六卷稱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豈卽其人耶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晁公武子正撰博採古今諸家附以已聞又攷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畧於象數

讀易老人解說十卷

陳氏曰叅政李光泰發撰光忤秦檜謫海外爲此書李嘗受學於劉元成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於易傳之外李泰發爲之序其曰拾遺謙辭也

逍遙公易解八卷疑問二卷

陳氏曰直學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門人鄱陽吳說之景傳所述胡邦衡爲作序疑問者說之所錄其問答之語也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籠不得如某之說雖蠢然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來有許多道理

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  
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  
之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  
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  
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  
變不必更下註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  
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  
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義欲  
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  
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  
是占得大畜卦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  
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  
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某之

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  
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  
詳易說大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墮了一路明若能去  
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上經猶可曉  
易解下經多有不可解難曉處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懶了解  
不得為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  
理會

陳氏曰晦庵初為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為本義  
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  
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筮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察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  
之卦為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爲託祖謙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種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學爲一書種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及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辛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

爲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無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孤行以至于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干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補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爲無據云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見後

程太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

同以此爲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已見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爲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爲用如捨本卦而論它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洪景廬爲之序

沙隨易章十卷 外編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游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

有字八卦之畫卽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 林侍郎來言論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爲太極內外爲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又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個陰

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

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爲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

之謂生若以爲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

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

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產子子在

母外

陳氏曰黃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為六十四卦立成圖言  
聖人以八卦重為六十四未聞以復姤泰否臨遯變為六十  
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說其與朱侍講遺言以論易不  
合為朱公所闕也  
數學一卷

陳氏曰雜錄象數諸圖說不知何人所錄

趙善譽易說二卷

陳氏曰善譽為漳川漕進易說每卦為論一篇

何萬易辨三卷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萬為辨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  
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萬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  
中知漳州

戴溪易總說二卷

陳氏曰每卦為一篇溪嘉定初為東官端尹作此以授景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論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  
書皆有論說而易為全書其自序以為讀程易三十年此書  
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  
觀吾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吾  
書則恐有西河疑女之誦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略象數而  
此書未嘗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  
蓋亦徧攷諸家斷以已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禪傳二卷外篇一卷

陳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極曰極數本之天地之  
數曰觀變本之揲著十八變外篇則曰反對世應互體納甲  
卦氣之類凡八條

述釋葉氏易說一卷

陳氏曰葉正則為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去葉本之大辭曰對變本之大辭之

王炎易筆記二總說共九卷

陳氏曰炎嘗以上下經解表進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為八闕說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鄭汝諧易翼傳二卷

陳氏曰翼云者所以為程傳之輔也大抵以程傳為主而附以已見之異然汝諧立朝多為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仕

至吏部侍郎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作其說多自得之見

真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如愚準齋易說一卷

馮椅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為輯註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為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為贇曰以繫卦之辭即為彖繫爻之辭即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又改繫辭上下為說卦上中以隋經籍志有說卦三卷云



聖德太子傳

聖德太子傳

聖德太子傳

聖德太子傳

聖德太子傳

聖德太子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七十六



